

川劇叢刊

第 9 輯

芙 奴 傳

重慶人民出版社

編輯凡例

一、編輯“川劇叢刊”的目的，是為了選擇川劇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參考。

二、“川劇叢刊”所收集的，首先是流行較廣、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劇本，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劇本。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劇本，也準備適當編入。

三、凡傳統劇本，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在兼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並加以整理的。

四、“川劇叢刊”所收集的劇本，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整理或修改劇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創作劇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並實驗演出後確定下來的。

五、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態度對待這項工作，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够妥當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笑 奴 傳

(彈 戲)

成都川劇劇目鑑定委員會整理

何序執筆

前 記

杭州才女陶芙奴与鳳陽書生席賢春訂了婚約，席因母病，离杭歸去。

杭州知府苏冉与席原是朋友，他遊西湖看見芙奴，就想納她为妾。於是誣陷陶父私通太湖英雄金髯大王，抄沒了陶的家產，將陶父丢監，逼死了陶母，并將芙奴送入菜花院为官妓，以便達到目的。

芙奴在院中將自己全家的冤屈寫成“芙奴傳”，由盲人賈連傳揚民間。

席賢春等母病痊愈，赶來杭州，在街上讀到了“芙奴傳”，就赶往菜花院搭救芙奴。不想苏冉已將芙奴劫到府衙，并火燒菜花院以圖滅跡。

席見菜花院被燒，就到府衙找苏冉理論。苏冉听說席賢春來找，一面命人速將芙奴殺害；一面假意迎他進府，誣以入府行刺的罪名，命人將他上綁，并要將席殺掉。

当苏冉命人火焚菜花院時，太湖英雄金髯大王和他的弟兄們來到了杭州。金髯大王探听了苏冉的一切罪惡，就和众弟兄暗中偵視着苏冉的一舉一動。因此陶芙奴与席賢春都在危險中遇救，苏冉則为太湖英雄所殺。

这个戲原名“苦節傳”，是川剧彈戲四大本之一。一九五

五年这个戲曾参加了成都川剧剧目鑑定演出，頗受观众欢迎。在参加鑑定演出前后，曾由成都川剧剧目鑑定委员会進行过几度整理。四川省川剧院第一团根据整理本演出時，因感觉原本太長，又做了一些小的刪改。我們現在特根据成都川剧剧目鑑定委员会的整理本，并参照四川省川剧院第一团的演出本予以整理出版，以应各剧团和廣大讀者的需要。希望讀者多多地提供宝貴的意見。

人 物

陈剛初
 周 武
 秦老丈
 席賢春
 韓媽媽
 丫 头
 賽專諸
 二船伙
 众打手
 搗 母
 四头目

幸 海
 众嘍軍
 陶蘭舟
 蒼 兒
 陶美奴
 賈 連
 陶 母
 苏 冉
 众差役
 轎子一乘

第一場

人 物：陈剛初、李海、周武、報子、陶蘭舟、秦老丈

〔幕開：众嘍軍环列帳外。〕

〔四头目拥陈剛初从內冲上。〕

陈剛初：（崑“五馬江兒水”）

威風凜凜佔三江。

杏黃旗兒，迎風飄揚；

替天行道，鋤暴安良。

英名傳四方，江湖上，誰不尊某金髯大王！

〔众操演。〕

陈剛初：操得好，操得好。

〔坐虎皮交椅上，李海，周武上。〕

報 子：報下！

李 海：稟寨主。

陈剛初：何事？

周 武：三江峽口，來了一只官舟，一只民船。

報 子：官舟滿載金銀珠寶，由杭州而來；民船滿載各色布疋，由湖州而至。請示發落。

陈剛初：官舟可有旗号？

李 海：有杭州知府苏字旗号。

陈剛初：呔！久聞杭州知府苏冉，貪財害民。这滿船金銀珠宝，乃是杭州百姓脂膏，切莫輕易放过。周武賢弟，速駕飛舟，与我搶，搶，搶！

周 武：得令。（下）

李 海：布船乃是民船，就由它去吧！

陈剛初：我寨正需各色布疋，添制旌旗，号衣，以壯声威。既有布船过此，你快去將它攔在峽口，把貨主喚入大寨，我与他当面議价，公平交易。

李 海：遵命。（下）

〔周武上。〕

周 武：稟大哥。官舟滿載金銀珠宝，乃系苏冉狗官运往金陵，進献兩江總督的贓款，小弟已將它全部夺回水寨，現有清單，請大哥过目。

〔吹風兒松。〕

陈剛初：（看清單）啲啲啲！狗官到任不过半載，就有这大一筆贓款行贿上司，可見杭州百姓受害不淺，我務必殺之，方洩胸中之恨。賢弟將所得金銀一半分給附近貧民，一半与珠宝一併歸庫。

〔上李海。〕

周 武：遵命！（下）

李 海：稟大哥，布船貨主喚到。

陈剛初：叫進帳來。

李 海：貨主進帳來！

〔陶蘭舟，揸行囊抱琵琶與秦老丈上。〕

陶蘭舟：（唱三板）

船行至三江口突遇強盜，

秦老丈：嚇得我買賣人腳打飄飄。

陶蘭舟：料想我今日里兇多吉少。

秦老丈：丟本錢在此處還要挨刀。

陶蘭舟：進寶帳快上前雙膝跪倒。

秦老丈：求大王饒了我性命一條。

陳剛初：你二人休驚恐免禮坐了。

李 海：（白）寨主叫你二人免禮落坐。

陶蘭舟：（不勝驚訝）唔？

秦老丈：

陳剛初：（接唱）

大家來談買賣公平成交。

李 海：（白）快快坐下談買賣。

陶蘭舟：（對這意外待遇感到奇怪）是是是。謝過大王。

秦老丈：

陳剛初：二位貨主，尊名上姓？

陶蘭舟：回稟大王，我名陶蘭舟。

秦老丈：他是杭州的一個老貢生。

陶蘭舟：因家資不富，功名難以上進；故爾意懶心灰，喜遊古跡名勝。此番前往湖州訪友，時近端陽，恐家中妻女懸望，特順搭敝同鄉秦老丈的布船回轉杭州。船上布疋，乃他所有。大王要談買賣，請和他面談。

陈剛初：哈哈，陶老先生乃斯文中人，难得來我大寨。这筆買賣，就有勞老先生作一中人了。

陶蘭舟：自然从中方圓。

陈剛初：秦老丈，你船上有多少布疋？

秦老丈：各色粗布五百疋。

陈剛初：共去本錢多少？

秦老丈：一千二百兩。

陈剛初：你往返耗費和水脚若干？

秦老丈：五十兩上下。

陈剛初：运回杭州，賣价多少？

秦老丈：每疋三兩。

陈剛初：倒也公平。

秦老丈：我从来誠信無欺。

陈剛初：好，我就照你賣价当面交足一千五百兩，把你五百疋布一併買了。陶先生，你看这样可算公平交易？

陶蘭舟：真是公平交易！

秦老丈：(狂喜)啊！大王，你二天要用布疋，帶个信我就給你送來。

陈剛初：嘿嘿，你有貨尽管运來，我照市合价，决不短少分厘。
(向李)你到庫中領銀，江下起貨，当着貨主，銀貨兩清。

李海：遵命。貨主，隨我來！

陶蘭舟：請問寨主何名？

李海：我家寨主并非別人，乃金髯大王是也！(拉秦下)

陶蘭舟：啊呀！人說大王替天行道，果然名不虛傳！

陳剛初：着，着，着。（重三錘）嘍軍，快些擺酒！

（唱二流）

斯文人也稱某替天行道，哈哈！

〔嘍軍擺酒。

陶蘭舟：寨主爺實不愧綠林英豪！

陳剛初：老先生來來來快請坐了，

恕小寨并無有美酒佳餚。

陶蘭舟：（白）我實愧不敢當啊！

陳剛初：我無非盡地主誼你休謙套，

一壓驚二餞行聊表相交。

陶蘭舟：承厚愛我只得告罪吵擾。

〔吹打，飲酒，李海上。

李海：（白）稟寨主，五百疋布已點收清楚，與貨主銀貨兩清。請老先生回船。

陶蘭舟：如此告辭。（略有醉意）

陳剛初：李海賢弟，送陶老先生回船。

陶蘭舟：深謝大王，我回杭州，定要傳揚大德……

陳剛初：（唱）

老先生須謹言免生波瀾。

（白）老先生回轉杭州務須謹言。有便我當來杭州一行，恕不遠送了。請！

陶蘭舟：請。

〔幕閉。

第 二 場

人 物：席賢春、蒼兒、韓媽媽

〔蒼兒挑書箱，席賢春騎馬上。〕

席賢春：（唱二流）

久慕杭州好名勝，
輕裝而來訪故人。
一路上朵朵榴花紅似錦，
萋萋芳草柳成蔭。
沿途貪戀好風景，
遊山玩水緩緩行。
今日才到杭州境。
入城來萬家灯火已黃昏。（間奏）

（白）蒼兒，眼見天色已晚，
且找一客店暫宿一宵。

蒼 兒：對。大叔，你看，有個店子。

席賢春：快打店去！接馬。（下馬，入店）

蒼 兒：（牽馬隨后）喂！店家！

〔上韓媽媽。〕

韓媽媽：來了，來了，啊喲！這位相公一定是遠客呀？請坐，
請坐。馬交給我。（牽馬下，復上）上官房我才換了鋪

蓋，帳子，涼蓆子……

席賢春：媽媽，你这店子好寬敞，好潔淨呀！

韓媽媽：啊啲！而今不及以前囉！我丈夫在世之時，還要堂
皇得多哩！

席賢春：啊！媽媽貴姓？

韓媽媽：我姓韓。相公貴姓？原籍何處，到此何事？

席賢春：我名席賢春，鳳陽人氏。為慕杭州名勝而來。

蒼兒：順便來拜訪本城知府蘇大人。

韓媽媽：啊！

蒼兒：媽媽，你曉得不？蘇冉大人，和我們大叔同鄉，又是
世交，又是同窗書友。他前科上京的盤費，馬匹，都
是我家大叔贈送的。

韓媽媽：啊啲！

席賢春：媽媽，蘇大人的官聲如何？

韓媽媽：（冷淡地）好……

席賢春：蘇仁兄呀蘇仁兄，你為官難得她居孀之人道，你一个
“好”字啊！

韓媽媽：（背身）好歹毒！（回身）

席賢春：（發現壁上圖畫）媽媽，这三友圖是誰人所畫？

韓媽媽：相公，你看畫得好嗎不好？

席賢春：畫得好哇！畫得好哇！

（唱奪子）

好一幅歲寒三友圖！

紅梅蒼松伴翠竹。

蒼松翠竹迎風舞，
紅梅披雪有傲骨。
筆法秀雅修養有素，
立意超塵更脫俗。
問媽媽此畫來何處？

多少錢買得來這張畫圖？（斷續間奏）

韓媽媽：（白）這都是錢買得來的么！

〔离坐。〕

席賢春：墨跡尙新，決非先祖遺留。

韓媽媽：我們代代相傳，都是鋪蓋，帳子和門口的招牌。——那會留下这个东西來呀！

席賢春：那就是親友所贈。

韓媽媽：我們開店之家，那有文墨親友。

席賢春：那這張三友圖究竟從何而來？

韓媽媽：你既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就隨我出來看啦！

（唱二流）

陶蘭舟就在隔壁住，
他有一女名美奴。（奪子）
陶姑娘精通詩詞與歌賦，
會畫山水花草和人物，
又會吹彈又會舞，
溫良端莊又賢淑。
年十九尙未配人戶，
我求她這張畫呀

費了多少好功夫！

席賢春： 實難得閨中妙手 這筆路，
我賢春對此畫自愧不如。
媽媽呀！將此畫轉讓我不知可否？
要五兩要十兩我都願出。

韓媽媽： 我就憑這張畫招攬顧主。那都有賣的呀！

席賢春： 你何妨再求她另畫一幅。

蒼兒：（白）對，你們橫順兩隔壁，把這張讓給我大叔，你明天求她另畫一幅就是了。

韓媽媽： 那就要十五兩。

席賢春： 就給你十五兩。（取畫，愛不釋手）有此佳畫，豈能無詩。蒼兒取筆硯來。（題詩）（間奏）

韓媽媽：（背白）明天就說這張畫被人偷了，請陶姑娘給我另畫一幅，對！

席賢春：（唸詩）閨中妙手世間稀，
寒嶺紅梅品獨奇。
此身願化松與竹，
迎風傲雪傍冰肌。

哈哈，才入杭州，就得此佳畫，真不負此行也。

韓媽媽： 相公請看房間。

〔同下。〕

第 三 場

人 物：陶芙奴、丫环、韓媽媽、賈連

〔陶芙奴上開窗舞蹈。〕

陶芙奴：（唱二流）

春去也几多時端陽又到。

爹出門未回歸我日夜心焦。

紅榴花沐晨風含羞帶笑，

小鳥兒鳴枝頭妒煞芭蕉。

晨風兒吹散我心中煩惱，（上桌画画）

莫辜負好辰光臨窗素描。（間奏）

〔上了頭。〕

丫 头：姑娘，隔壁韓媽媽又來了。

陶芙奴：叫她進來。

丫 头：韓媽媽，姑娘叫你進來。（下）

〔韓媽媽提點心上。〕

韓媽媽：（唱）

三友圖我悄悄賣了大价，

裝一付苦嘴臉又來求她。

進書房見姑娘正在作画，

要求画我还是先打哈哈。

(白)哈哈，我的姑娘！

拜節呀！拜節呀！

陶芙奴：今天才初二啦！媽媽这么早來見我何事？

韓媽媽：哎喲喲喲！我的姑娘，我的姑娘！上月你送了我一張歲寒三友圖，我把它掛在店中，生意好不兴旺啊！
哎，那曉得，同行生忌，三日之前，我一个不小心，就被他們偷去了。哎！振得我這三天沒有一個買主上門。姑娘，你我兩隔壁，未必还不知道我居孀人的苦么？沒有買主，我就只有餓死了！天啦！那個莫良心的做這種事啊！硬要把我活活餓死囉……

陶芙奴：韓媽媽休得如此悲苦，既然那張三友圖被盜，我將這張迎春圖送給你就是了。

〔且說且畫。

韓媽媽：哈哈哈哈哈！多謝姑娘，這點心，我送給姑娘，表表我這點心。(放桌上)惟願你得配如意郎君……

陶芙奴：休得多說，你稍候一時，我就完工了。

〔上丫頭。

丫頭：姑娘，買瞎子來了。

韓媽媽：他一定也是來求畫的。莫叫他進來。

丫頭：我已把他引到書房門口來了。

陶芙奴：把他牽進來。

丫頭：是。(下牽賈連上)

賈連：(唱奪子)